

誰是敵基督？《啟示錄》的訊息是什麼？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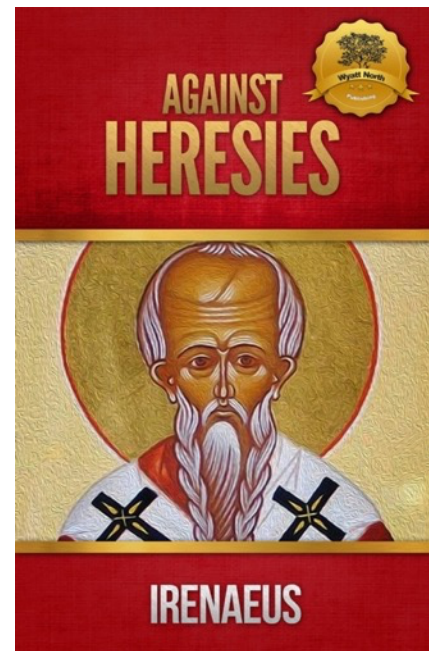
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末世論和怎樣解讀《啟示錄》再次成為教會圈子中熱門的話題之一，例如前一陣子梁燕城在網上發表演講，指出《啟示錄》的獸就是美國，位於紐約的自由神像用崇拜自由來取代崇拜上帝。

今天，「啟示」（Apocalypse）這個詞讓人聯想起導致徹底毀滅的大災難，歷代以來許多人用破解密碼的方式去解讀聖經預言中隱藏的意義，但這個詞的原意是「揭露」，而不是掩藏。破解密碼的方式往往是對號入座，亦即是將歷史上或現在發生的事情和經文聯繫起來。在《啟示錄》裏面有許多象徵邪惡的圖像，例如巨龍、從地上來的獸、從海上來的獸、巴比倫、大淫婦、敵基督。歷世歷代都有人將這些圖像解讀為自己針對的「惡魔」，但事後回顧，這些解讀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無奈，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樂此不疲。

「敵基督」改變了意義

「敵基督」這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啟示錄》裏面，而是出現在《約翰一書》和《約翰二書》中。本來敵基督是指曾跟隨基督的人，後來否認耶 道成肉身，從而淪為異端。

但在第二世紀，敵基督開始被賦予新的意義，當中的關鍵人物是愛任和和希波呂托斯。愛任紐（Irenaeus, 約 130 - 202）是里昂的主教，他致力於打擊異端邪說，為達到這目的，他寫了一本名為《反對異端》的書。愛任紐的弟子希波呂托斯（Hippolytus, 約 170 - 235）是第



二、三世紀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學家之一，他寫了一篇名為《論基督與敵基督》的文章，這篇文章影響了後世許多基督教思想家。愛任紐和希波呂托斯將敵基督解釋為一個特定的暴君，在未來他將的會里壓迫全世界和耶穌基督的追隨者。在他們之前，約翰《啟示錄》中的魔鬼被解釋為羅馬帝國，而不是特定的羅馬皇帝 或任何指定的人脈，儘管尼祿的名字是 666。

羅馬由基督教的敵人變為朋友

主後 313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將基督教合法化。在過去，《啟示錄》被解釋為反羅馬帝國的宣傳，羅馬就是暴政的代表和惡魔的化身。在羅馬帝國接受和保護基督教之後，《啟示錄》中的邪魔便變成了其他人。

主後 476 年，西羅馬帝國因為受到日耳曼蠻族入侵而崩潰，雖然東羅馬帝國仍然固守一方，但整個地中海地區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局面。在中世紀，歐洲先後受到穆斯林、馬扎爾人、維京人、蒙古人的侵略，《啟示錄》中善惡之戰的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獸不再指羅馬帝國，而是威脅羅馬典章制度的暴君及其邪惡勢力。



教會由羅馬政府的批判者變為支持者，舉例說，在十世紀中葉，一位名叫阿德索（Adso）的法國修士寫了一篇論文，名為《敵基督的起源和時間》，阿德索敦促人們要慎防敵基督，要珍惜和竭力保存羅馬政府遺留下來的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可以避免社會陷入混亂。

意大利神學家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 約 1135 - 1202）甚至將《啟示錄》裏面的惡魔由羅馬轉向伊斯蘭。約阿希姆是中世紀時期最重要的末世論思想家，他對末世論的解釋在後來的新教中也很受歡迎。根據他的解讀，巨龍的七頭分別是：大希律王、尼祿大帝、君士坦提二世、穆罕默德、Mesemot、薩拉丁、敵基督。Mesemot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人物，他只是伊斯蘭領袖的統稱，薩拉丁在哈丁戰役中擊敗了一支龐大的十字軍，並於 1187 年佔領了耶路撒冷。在其權力的鼎盛時期，他統治了一個從埃及延伸到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

反對修道主義是敵基督？

修道主義在第三世紀末期萌芽，在第四世紀時演化為教會的制度，在中世紀聖道明（St Dominic, 約 1170 - 1221）和聖方濟各（St Francis, 約 1181 - 1226）再將修道主義推上新高峰，他們創立的修會致力於簡樸生活方式，這種簡樸生活並不單純是節儉，而是要放棄世界上一切財物和享受，要跟隨基督，便必須要受苦，這種追求屬靈的模式和今天的成功福音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當時一位年輕的方濟各會成員宣布，世界將在 1260 年結束，既然整個世界的一切所有將會灰飛煙滅，那麼追求短暫的財富自然是愚不可及。

聖方濟各會的修士認為，《啟示錄》描繪帶有上帝印記的天使就是聖方濟本人，因為他的身體上有聖痕，那就是和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時同樣的五個傷口。另一位名叫奧利維亞（Peter John Olivi, 1248 - 1298）的方濟會修士預測說，敵基督是一位假教皇，他將會攻擊簡樸生活的神學理論。果然，隨後教皇本篤十一世（Benedict XI, 1240 - 1304）否認自我折磨的清貧生活是晉升至更高屬靈境界的方法。有人認為奧利維亞的預言已經應驗了：如果甘於淡泊是跟隨基督的必要條件，那麼教皇否認這一理想便意味著他就是敵基督！



教皇與皇帝互相指控

自君士坦丁大帝開始，歐洲出現了政教合一的現象，中世紀時教皇國擁有的土地遠遠超過現在的梵蒂岡，昔日其領土包括了今天意大利北面的一部份，但世俗政權卻希望收回教皇國的土地，無怪乎教皇國和世俗政權不斷發生磨擦。

上面提過，佔據了聖城耶路撒冷和侵略歐洲諸國的穆斯林被視為惡魔，天主教會要求世俗政權出兵對抗伊斯蘭。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 - 1250）沒有派遣十字軍去奪回聖地時，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 1227 - 1241）便將腓特烈二世逐出天主教會。後來，腓特烈二世試圖鞏固他對意大利北部的控制，結果他第二次被逐出教會。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攻擊腓特烈二世是《啟示錄》13 章裏面褻瀆上帝的獸，腓特烈二世回應說教皇是啟示錄 12 章中的大紅龍。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 1195 - 1254 年）是格列高利九世的繼任者，教會與世俗政權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由於腓特烈

在意大利的勢力十分強大，教皇被迫逃往法國南部，在這段期間，雙方都指責對方為敵基督，腓特烈的支持者甚至說，教皇的名號「Innocentius Papa」加起來就是 666！

馬丁路德是土耳其人？

在宗教改革時期，關於解讀《啟示錄》的惡魔又出現了新的目標。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 95 條去譴責天主教會之後，他流亡到一座名為瓦爾特堡的城堡，在那裏路德開始將新約翻譯成德文，包括了《啟示錄》。

在德文版《啟示錄》的序言中，馬丁路德否認《啟示錄》具有使徒的權威，因為它沒有清楚地談到基督。路德還指出，《啟示錄》中充滿了令人困惑的異象，一個真正來自使徒關於基督的信息應該是清晰易懂的，這部書無法通過這個測試。



無論如何，馬丁路德完成了《啟示錄》的翻譯。在《啟示錄》的插圖中，有一張顯示了教皇就是敵基督。路德指出，過去很多教皇的所作所為已經離開了神的道，例如天主教會聲稱有權管理世界事務；從日耳曼身上榨取金錢，用於羅馬的奢侈項目；並採取強硬手段壓制改革。在德文版《啟示錄》的插圖中，大淫婦戴著教皇的頭飾，這暗示教皇是憑藉敵基督的勢力，將世界變成了大淫婦的王國。

1529年，天主教辯道家科克勞斯（Johannes Cochlaeus, 1479 - 1552）決定以彼之道，還施己身（他可能是姑蘇慕容氏的後人），他創作了一幅圖像，將路德描繪成《啟示錄》中的七頭獸，那七個頭分別是：博士、修道士、土耳其人、傳教士、狂熱分子、教堂過客、



拿著棍棒的野人。可能有些讀者會感到奇怪，馬丁路德明明是日耳曼人，為什麼這幅畫說他是土耳其人呢？在那個時候，土耳其人象徵著未開化的野蠻人或者是異教徒，尤其是穆斯林。圖畫顯示蜜蜂在路德的一個頭上嗡嗡作響，這意味著他的思想被噪音干擾，變成了狂熱份子，而這幫狂熱分子對歐洲的統一和教會的穩定構成威脅。

民主、共和兩黨妖魔化對方

這個對號入座的尋寶遊戲一直都沒有終止，後來有人說拿破崙是敵基督，有人說希特拉才是敵基督。限於篇幅，我會掠過一大段歷史，在下面直接跳入現代。

基督教在美國政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政治人物很容易被妖魔化為敵基督。

1997年弗羅斯（Arno Froese）出版了一本名為《民主將如何選出敵基督》的書，1997年被右派視為眼中釘的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2008年這本書再版，這是奧巴馬入主白宮的一年。弗羅斯認為，獸的十角不是代表十個歐洲國家，而是十個權力結構，普世運動、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聯合國和致力於形成世界聯盟的組織，最終將會合併為一個強大的宗教，這個勞役整個世界的強權是通過民主制度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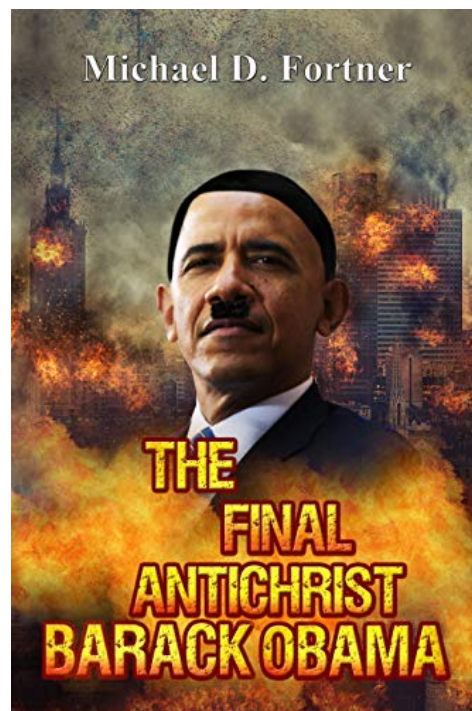
2008年，前《週六夜場》喜劇演員維多利亞·傑克遜（Victoria Jackson）在她的網站上寫道：「我不想要一個政治標籤，但奧巴馬有類似敵基督的特徵，我害怕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會無知地投票支持他。」支持這說法的保守派基督徒提出來的證據之一是：有一次，奧巴馬所在州的彩票中獎號碼正是666。其實，每一年有很多次彩票開獎，而且得獎號碼超過三個數字，其中一次開獎有三個數字是三個六又有什麼稀奇呢？看來傑克遜和她的支持者需要接受基本的或然率教育。

這並不是一、兩個人的信念，2013年公共政策調查的一項研究顯示，13%的受訪者認為奧巴馬是敵基督，另有13%的人表示「不確定」，他們似乎對奧巴馬是敵基督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當中20%的共和黨人認為奧巴馬是敵基督，只有13%的獨立人士和6%民主黨人表示認同這一說法，參與這項調查的人數為1247。

2016年，一位自稱是基督徒先知的律師出版了一本書，題目是《奧巴馬真的是敵基督》，這位作者指出：奧巴馬將會成為中東十個國家的領袖，當他的王國入侵埃及時，美國會站出來反對奧巴馬，德國和土耳其將站在俄羅斯和中國一邊，入侵中東。

2019年，邁克爾·福特納（Michael Fortner）亦出版了一部類似的書籍，題目是《最後的敵基督：巴力克·奧巴馬》，在這本書的封面上，奧巴馬被裝扮成希特拉的模樣，福特納指出：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做了很多讓人們相信他可能是敵基督者的事情，比如與伊朗達成協議，給伊朗1500億美元，並允許伊朗建造一個可以製造核武器的核反應堆。他還採取了許多直接的反基督教行動，例如試圖制定法律，要求教會必須聘請同性戀牧師，否則關門大吉。

希拉里是另一個攻擊目標，2014年，蒙大拿州眾議院共和黨候選人瑞安·津克（Ryan Zinke）稱希拉里為敵基督，他公開宣布：「我們需要關注真正的敵人。」



妖魔化政敵並不是民主黨人的專利，2016年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勝出，莫爾豪澤（Lawrence Moelhauser）在《第四隻獸：唐納·特朗普是不是敵基督？》一書中指控特朗普是敵基督，因為特朗普的謊言散播種族主義、厭女症、伊斯蘭恐懼症、仇恨、偏執。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因為不滿選舉結果而衝擊國會，一天之後有一讀者這樣回應：「在2021年1月6日，本書的真實性已經不可否認，撒旦之子、特朗普、敵基督正在撕裂這個國家。」

結語

《啟示錄》被塑造成好像是《未來戰士》（Terminator）裏面的液體金屬機械人 T-1000，其內容的意義可以隨時變身。最初，敵基督是指背離正統基督教信仰的人，而不是撒但本身或一個獨裁者。由第二世紀開始，愛任紐和希波呂托斯的學說將敵基督解釋為在末世出現的暴君。起初，《啟示錄》被認為是反羅馬論述，但後來羅馬帝國接受並支持基督教，《啟示錄》便需要重新解釋，邪惡勢力變成了威脅地中海地區的侵略者和異教徒，例如穆斯林。

有趣的是，三番四次天主教教皇都曾經被不同的敵對勢力當成是《啟示錄》描述的惡魔，當修道主義受到教皇挑戰時，聖方濟各的追隨者判斷教皇就是敵基督，其理據只不過是教皇不同意某種屬靈模式；當教皇和皇帝發生衝突時，他們互相指責對方是敵基督；在宗教改革期間，馬丁路德和天主教會兩個陣營都互相用圖像來顯示對方是七頭獸、大淫婦。在美國政壇，民主、共和兩黨都不時將自己的政敵妖魔化為敵基督。

我比較傾向於南衛理公會大學倫理學教授杜安·朗（ Duane Stephen Long ）的觀點，他認為沒有必要將某個特定的政治人物視為敵基督。敵基督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政治模式，是壓迫人和助長不公義的強權。

若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單止無需要花精神去對號入座，甚至乎無需要將《啟示錄》的主題局限於反羅馬帝國，它所傳達的信息，就是世上任何權勢都不能勝過上帝的國，在歷史中，以色列人在各強權的夾縫之間掙扎求存，在當時似乎強大到無法動搖的帝國，到最後仍然難逃土崩瓦解的命運，例如巴比倫只存在了 299 年（公元前 1830 年至公元前 1531 年），波斯帝國延續了 228 年（公元前 559 年至公元前 331 年），亞述帝國歷時 300 年（公元前 9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希臘的國運比較興隆，也只不過是 453 年（公元前 776 年至公元前 323 年），雖然西羅馬帝國更加優勝，但是亦只有 503 年（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476 年）。正如奧古斯丁所說：人間的國度終會過去，惟有上帝之城才是永存。

2022 年 8 月 10 日
原載於《港風之谷》

[更多資訊](#)